

执着的爱恋

纯粹的爱情

唯美的恋曲

问情

水墨·著

她爱他却不能接受，
他爱她却选择分离远走，
没有什么障碍，只是心中的……

上海三联书店

問情

水墨·著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情/水墨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5

ISBN 978-7-5426-3543-3

I. ①问…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7713 号

问 情

著 者 / 水 墨

策 划 / 顾政平

责任编辑 / 叶 庆

装帧设计 / 龙 龙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版 次 /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80千字

印 张 / 19.25

ISBN 978-7-5426-3543-3/I·516

定价:28.00元

序 言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看重感情就难免会软弱,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也许,宽容自己这一点软弱,我们就能坚持;接受人生这一点遗憾,我们就能平静。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愿我们有不老的心情!

认识你是个偶然,但是如果能够留下你,却是我的心愿。也许人的一生就是活在信念与现实之间。你的身上带着一种特有的清纯,让一路相逢的人们将感动留在心中。

我为自己的幸运激动不已,在茫茫人海之中能和你擦肩而过,只是,你的微笑塞满了我远行的行囊,在漂泊了一段岁月之后,我才觉得,带着你的微笑和一切错过了,就无法了却心愿去流浪,这是一件让人不知所措的事情。最终,我还是拿起笔,将对你的一切感动和心事讲给你听。

你是否感觉到一阵风,飘在空中寻找那份不该匆匆错过的缘分!如果这些文字的痕迹,打搅了你的宁静,就让它们化为风的碎片吧。我会真诚地为你祝福,以弥补我的过错……

……

我相信会有永铭我心的故事,我相信两个人的故事不会消失在萌芽之中,我相信很多本来都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努力最后也能成功。面对你,我不摇头也不点头,我只看我自己的影子。我知道我自己的影子,不同于其它任何一个,而每一个都是美好的。在我身上在大家身上,没有谁比我拥有更多的谷粒和清泉,我也不比谁拥有更多的黑暗或光亮。

等你,是一种风景,一种独享,那风景里有夏日的阳光,正如我躁动的心情;也有冬夜里的寒星,那是我几近失望的眼睛。

水墨

2011年 暖春

目 录

一	(1)	十七	(151)
二	(10)	十八	(160)
三	(17)	十九	(170)
四	(26)	二十	(179)
五	(36)	二十一	(187)
六	(45)	二十二	(195)
七	(53)	二十三	(203)
八	(61)	二十四	(215)
九	(69)	二十五	(227)
十	(84)	二十六	(237)
十一	(98)	二十七	(247)
十二	(106)	二十八	(257)
十三	(117)	二十九	(267)
十四	(127)	三十	(277)
十五	(134)	三十一	(286)
十六	(142)	三十二	(295)

美丽的春日,清风徐徐。阳光透过酒吧玻璃墙,将三个年轻人洒成金色一片。

“前天在你们二位亲临的‘年度政府招商引资会议’,我可是有幸一睹风采啊!”

“承蒙捧场,请多指教!”

.....

三人聊天、调侃、打趣。关奇,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企业,从事设计及研发工作,但这个人头脑灵活善于交际及经营。郑柱子、吴瀚辰在甲市某机关工作。

“不过说正经的,我还真是有所收获。当时不是有众多企业参与……我看到一女孩,清新脱俗、清丽温婉、清水芙蓉……”关奇无限沉醉。

“你知足吧,别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了。”郑柱子打断了关奇的发言。他的父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勤奋、上进、节俭、顾家、忠厚、本分。

“怎么算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了,美丽的事物共欣赏嘛。”

“歪道行。”他呵呵笑着,“少在那儿鼻子上插葱……装相(象)!”

“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追求美好,追求卓越,追求舒适……”

吴瀚辰玩味地看着关奇和柱子,不得不承认这种由不满足感引发进取精神的车轮理论,也不乏建设性与创造力。

机关里,政治部主任叫他去一趟办公室。

桌上放着一份履历,A4的页面,硬挺的纸张。吴瀚辰,24岁,毕业于大学社会新闻系,毕业后曾任职某权威知名刊物,两年后抽调原籍加入甲市某局级机关单位。在本机关工作3年,工龄5年(加上调离前传媒工作两年),党龄6年……

接到电话传达,吴瀚辰的心中就明白了七八分,近日有关推荐名额的事,局里上下搅得沸沸扬扬,好几次他外出或者午间休息返回办公室,刚刚还窸窸窣窣议论的人群顿时哑了,整齐划一的让人敬佩、汗颜甚至敬畏,试想如果每一个办公程序都能如此高效、高质,当下的甲市、当代的中国又将是如何一种境况和前景?

流言止于智者,对此他并不在意,只是稍稍感到有些多余、多虑,多谢关

心、关怀、指导。他有自己的想法，推脱、婉拒、举荐，源于对自身的追求，源于自我价值的追索、正视与实现。而绝非对流言的调和、退缩、避让，他秉承父亲的观念，信奉清者自清，对邪恶的姑息，就是对正义的践踏。

还有一句更显青春的说法，因噎废食！

然而最终那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有资有历的老王公仆获推荐副科，可不单是领导的明察秋毫，也不仅是吴瀚辰的一时感言，而是有人领会了其中的深层含义，误会、牵强附会、联想丰富……以为是背后大人物意思的表示。吴部长，吴瀚辰的父亲。

就这样稀里糊涂，老王光荣深造、提拔，堪为实至名归。烧香也不知道庙门！

“米饭，一份青菜，一份排骨。”

“排骨完了！”

……

机关食堂，吴瀚辰刚到门口就听到大师傅嘹亮的方言。“怎么样，组织找你干什么？”郑柱子几乎十拿九稳地问候。

“没什么，就是谈谈心、做做思想教育。”

“不是说名额的事吗？无论哪方面你都是实至名归！”他说得很真诚。

“其实论资排辈也不错，毕竟还年轻，在下面多磨练磨练。”

“是不是谁说什么，别在意……”他显得激动、激愤。

“没有。”他安抚道，大而化之。同时为有这样的朋友感激，但一时又不知怎么解释。

“我觉得这不像你。”柱子感言。

傍晚，烟雾笼罩的烧烤店。关奇举杯咕嘟嘟一口气灌下大半杯酒，神色未变但气息难平。“怎么了，这是？”柱子问。

他置若罔闻，接着灌下剩余的部分。

“不是情场就是职场，说说吧！”吴瀚辰道。

晶晶，关奇的现任女友，“崇洋媚外”远去了。

他了解他的禀性，吴瀚辰、关奇一起长大的发小。他不是难以割舍，早在之前就准备将这段恋情解体；不是丢份儿、栽面儿，拥有强大的神经、意志，顽强、厚实的招牌容光（脸皮）。症结不在面子，是里子！一种挫败感，确切地讲暂时的心理调试、缓冲过程，他要的无非是一刻的关注度以及一点哗众取宠的意味。

多年的根深蒂固，累次的历史经验，爱、恋、别，轮番上演，大家习以为常，浅浅地聊着，“怎么回事？前阵子不是还好好的。”

“有什么办法，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水性杨花呗！”他说得倒是轻松、自然、正常。

“你打算怎么办？”吴瀚辰随口问。

“两点，其一，逝者逝矣；其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吴瀚辰笑笑，这样机动的恋爱观和面对感情的实用主义，他是不敢恭维的。脑海里浮现出年前的那次邂逅，一个秀美的风景区，曙色染红的午后……

果不其然，不大的功夫关奇变了一个人，回归了自己。健谈、雄辩、谈资丰富，他说到了那个女孩，惊鸿一瞥让人魂牵梦萦。

“哪个？”柱子说，有着乱花迷眼的错觉。

“就是上次托二位福，在招商会上有幸得见的……”一番感慨，早已将前面的坏情绪抛得老远。

“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这是良药，治疗失恋的最好方法，就是尽快重新恋爱，这好像是我第四五还是第六任女友给我留下的处事箴言。”

“没救了你！”柱子说。

“抑或是有妄想症的倾向？望梅止渴？”吴瀚辰说。

“我说，你们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这颗心痛得凄厉……”

“感同身受，感同身受！”两人点头像捣蒜，鲜明的敷衍。

他倒也不介意，随声附和。一边是强作痛苦，一边满怀期待，眼中如旭日朝阳，梦想着明天。

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是他对见到的，令自己神往女孩的界定和判定。一个合作项目，当他见到对方公司代表时，心跳快得几乎从嗓子眼脱轨跃出，是她，竟然是她，前夕偶然一瞥的惊鸿女孩。

周韵，一如其人，舒适、温婉、含蓄的名字。她的美，不张扬、不外露、不鲜妍，却让人一见倾心，让人微醺。

“你好，关先生。”语调轻柔、悦耳，严谨中带着亲切、礼貌、一丝不苟。良好的职业素养。

“你好周韵小姐，叫我关奇行了。”他说，不拘一格快速熟络。“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并肩作战了，彼此协作还请你多多照顾。”

“互相帮助，希望合作愉快！”友好的笑容，在关奇看来犹如樱花飘落般无限曼妙。

几日后，下班时关奇来到周韵办公区前，轻敲桌案。“不走吗？”他说。

“哦。”周韵抬头，浅笑。“是你啊！”

“这样为公司效劳，应该送你一束鲜花。”关奇说，不露痕迹。

“什么?”

“以资奖励、嘉勉!”

接连数天他明显向她靠拢,周韵隐约察觉但又不能确定,在这方面她较为迟钝,老友罗曼的说法:现代人的头脑,远古人的心房,特指她的后知后觉与保守落伍。但处事方面以及工作能力却毫不逊色,可谓独领风骚一枝独秀!

罗曼是个豁朗、开放、现代派的女孩子,有着明媚的五官与娇娆的身材,着装入时更显青春逼人。

“还有什么,他没正面表态吗?”罗曼是军师,从大学开始担任宿舍里的情感顾问,戏称罗顾、罗导(指导)、罗保或螺母(保姆),属最后一个称号最为响亮。

“那倒没有。”周韵回想。

“这就对了,准确无疑!”她说,一本正经。

“不会吧?”周韵脸上微微的惊惶。

“怎么会?一览无遗。”她说着笑,“别紧张兮兮,你也该谈谈恋爱了,走吧,我陪你一起去,顺便把把关、甄别甄别!”

“可以吗?”

“当然,这不是你所期望的吗?”

两个女生结伴而行,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郑柱子、吴瀚辰、关奇、罗曼、周韵,双方互相介绍相识。一道电光火石的光芒在其中的两个人之间燃起,“是她!”“是他。”吴瀚辰和周韵的心中几乎同时惊醒,年前的初逢,今日的偶遇。她的眼中流淌记忆,而他却在短暂的震惊后调整了旋律,一如面对罗曼陌生有礼。莫非是她眼拙?会错了意?脑海中晕染的午后……

周韵执意就地告别,她和罗曼自行离去。“怎么样,不错吧?”望着门外美人背影,关奇问,炫耀、自豪、自得。

“哪一个?”柱子说。

吴瀚辰的思绪遥遥飘荡,更显悠远。如此相见。

一怔、失神,一份失落裹挟遗憾。

怎么办?

关奇,她!

“当然是长发披肩,清新飘逸的那位……”关奇回答。周韵是黑色长发,直而亮泽;罗曼为中长且发型多变。

那一袭黑发,像风中的蝴蝶灼伤了他的眼,在吴瀚辰的心中翩翩起舞。

“有一种神韵,难以复制、模仿。”他幽幽地说。

“我也觉得是!与众不同的味道、气质、韵律。”关奇赞同吴瀚辰的

见解。

有意无意的她避免与关奇的直接接触，工作中也是严肃、客气、彬彬有礼，不愿造成误会，还有就是见到他，吴瀚辰，内心的冲击波。

周末关奇和柱子聊天，“怎么瀚辰没有一起来？”“噢，他回家了。妈妈打电话让儿子回去一趟。”郑柱子和吴瀚辰同住在机关宿舍。

“出什么事了吗？”关奇说。

“估计是为推选名额的事，他擅自转给了别人。”

“为什么不去？先培训学习一阵，随后再直线提拔。”

“清高吧，想凭真材实干？不过倒也不像，他不是那么畏惧人言的……”

“不会，从小在这种环境中生长，他早已对流言具备了免疫力。有的是傲视、俯瞰的果敢、胆识、魄力！”

有些日子关奇没有靠拢周韵，她渐渐放松了警惕。罗曼警示：注意，可能是策略！她说没有骚扰不代表是放手、离去，意图也许恰恰相反，后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而且避免黏腻、保留空间、循序渐进。

经过上次耸人听闻吓唬，对于罗曼此番危言耸听，她表现的镇定。“不至于吧？也许……”

“静观其变！”

像是寓言，在不久后项目进展末期一步步得到印证。关奇利用各种机会与她接近，谈工作，咨询大小事情，再偶尔东拉西扯说到自己的朋友吴瀚辰、郑柱子，问询她和罗曼毕业于哪所学校、何时加入公司等等，总之毫无生疏感，无影无形之中拉近了与周韵的距离。

套近乎、搭茬、碰瓷，对关奇来说，易如反掌！

他给吴瀚辰介绍自己的胜利成果。通向爱情花园的曲径他已踏上征途！信心满满、斗志昂扬，并一再强调对她，有着非同以往的中意、青睐、欣赏！

“努力追求，竭力爱护……”

吴瀚辰心中矛盾重重，自己的因素自然已经消失（牺牲），而是对关奇和周韵本身，关奇的恋爱观她能否适应，她的那份轻盈关奇是否适合？

这一次，他能坚持多久？随后的她，又可否承受？

他的无意面对她的无辜？

颠簸、波折、摇摆。吴瀚辰为难、难为。

“你也该正经谈个女朋友确定下来，总这么晃晃荡荡，劳民伤财不是吗？”这句话，说得老气横秋。

关奇笑，“难以置信，这是从你嘴里说出的话。真是近朱者赤，柱子的

熏陶了得。”

周韵有个审批文件要去市政某局办理,关奇听说后通知了柱子,本就在他们管辖之内,成个方便省时、省力、省心。上午时郑柱子留心、留意、观望、观察、观测,一直未见人影,案头上还有工作外加上电话几次来催,郑柱子便转念返回了办公间。周韵则因事耽误了,来到某局办理厅时恰逢午间休息,草草兑付肚子她等待下午开工。

吴瀚辰不觉多看两眼,那个清丽、端庄、柔美的侧影。“周韵?”他试探地问候。

抬头,看到是他。微微浅笑,心中欣喜,一半又冷却。“你好。”这是最恰当的回话。

“你好。”吴瀚辰也是冷热交汇,但更多的是欢喜。他多么想见到她啊,只是不容许……却阻止不了那份向往。“你怎么在这儿?来办事吗?”瞥眼见她手头的文件。

“是,你呢?”她恢复正常,看到他两手空空,好奇。

“我?”他朗声笑了,温柔、善良、宽厚、包容、涵养。“把资料给我,你先进来休息吧。”莫名的信任、依赖,她照做了。

两人在大楼会客厅闲坐,不会儿功夫有人将函件办好送来了。她第一次体会到快捷、便利的功效。“谢谢,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否则我大概要忙到下午下班。”按过往经验,复杂繁复的程序着实磨人心志。

“不客气!”他说,既而补充,“怎么不让关奇提前说一声。”

周韵道谢,道别。

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因为吴瀚辰的提醒、罗曼的魔咒,更关键的是自身感觉系统的一连串信号。她太轻敌了,或者说疏忽、大意、马虎了。

关奇出差,打乱了原本的计划。她决定开诚布公地对他言明,彼此之间是因为合作走近,他们只是朋友、同事,再无其他。罗曼听了咯咯发笑,“推翻你这样的说辞、理论,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合作走近’代表你们结缘的契机;‘只是朋友、同事’今天不代表以后,发展的进程、关系的累积……”

“不会吧?”罗曼讲得她心虚。“那怎么办?”

看到她求助的眼神,罗曼疼惜。姐妹连心,更何况她是个古道热肠的巾帼。“没关系,只要你横下一条心,主意坚定。牛不喝水强按头啊?”

“怎么这么说话,谁是牛?”周韵好气又好笑地看着她。

“不过,话说回来,我瞧那个关奇不错的!”放松、自在,她故意大咧咧、不修边幅地说。“长相、身材、谈吐……”

“要不介绍给你?”她使坏挑衅。

“你以为我是卖不出去的烂柿子哪!”一双秀目圆睁,虎视眈眈。

吴瀚辰家中,发生了一点动乱。

首先他的转让名额,引起母亲不满,无奈木已成舟。

其次,本轮全省考核、择选,吴瀚辰不负众望破格提拔。职称,正科级。

再次,喜悦之余,他拿出了一封录取通知书。全国硕士研究生统考,专业:社会新闻传播学。

妈妈有些愕然,她的儿子为何如此固执、执着?眼见的大好前景,视若无睹。

“你不觉得有失考虑吗?”

他没有说话,用沉默捍卫着自己的阵地。三年前也是这样,他刚刚调回甲市时是准备投身传媒业……

但,最终进了机关。

母亲询问丈夫,儿子的一意孤行该如何处理?

父亲沉吟,然后表态。由全日转为在职读研,毕竟是孩子的志趣所在。

妈妈同意,但还是怅然若失。

“人生本就充满变数,谁又能预设所有的明天!”爸爸说。

回到机关宿舍,柱子告诉他关奇来了,“坐了一会,我去水房打趟水,又不见了人影。”他看到电脑旁一款鲜艳、拉风的汽车装饰风标。

“开电脑了吗?”

“什么?”柱子仰脖喝水。

“这台!”他手指自己身旁的笔记本。

“好像……是吧?”晕乎乎的,印象不深。“怎么了?”

吴瀚辰心中一惊。

健身房里,关奇的脑海里回放着那副照片,吴瀚辰和周韵。

周身汗珠滚落,更显身材健硕。在这里,他遇到了罗曼,她是俱乐部的会员,每周都来练舞,保持窈窕的身形,也需要汗水的付出。当然还有金钱、时间和精力。

“今天让你破费了,真不好意思。”两人吃完饭出来,罗曼告辞。

“与美女共餐那是我的荣幸!”关奇说。

“别真把我当红娘……”

他对他的印象倒是不错,举止优雅、谈吐幽默,外加上相貌卓越,这一点很重要。相较于吴瀚辰的俊朗,她更倾向于关奇的英挺,对周韵,罗曼觉得后者更佳,也或许是自我审美的一种主导吧?

她决定帮他,出于方方面面的评定,都无可诟病。

“为什么?你得什么好处,收受贿赂了吗?”周韵质疑她说话的立场。

“我是为你的幸福着想,这人不错!”

“不错？你怎么知道，见面了、聊天了、约会了……”这个鬼丫头。

“严肃点，跟你谈正经问题呢。”罗曼啼笑皆非，不得不服她敏锐的洞察力。

“好吧，还请指教！”

这一下，她反倒没话了。明白如镜，因此索然无趣。

下午下班，下车后她沿着路旁的树荫向家走去，路过一处有着相当历史的国营厂区家属院。咯吱一声，一辆养眼的单车停在了她的侧前方，脸上的笑容优胜满目春色，“阿姐，又没什么太阳你干嘛躲里面啊？”周正，周韵的弟弟，容貌清秀，双目朗若流星。

“里面凉快，再说路窄走这儿安全。”周韵回答，看他，眼中漾着温情。“你怎么回来了，下午没课吗？”

“偷得浮生半日闲。”他说，神气、自如。“我来载你回去，上车吧？”

周韵笑，“挺热的，我走就行了。”

他看她，车未动。

“好吧！”周韵拍拍他的背，轻灵地跳上后座。

细碎的阳光洒在他的脸上，双目炯炯挂着满意的神采。一对无间的姐弟，一刻细腻的情怀。

留下一路欢声笑语。

简朴的四口之家，简单的陈设，简陋的家具。爸爸是这个厂里的老职工，妈妈在数年前单位倒闭赋闲居家，周正大二学生，周韵毕业两年受聘于某大型集团公司。工薪阶层，更由于收入与支出的不对等，相较而言属于家境偏下水平。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正，你在哪儿碰到你姐的？”妈妈的声音，慈祥、呵护、关爱。

虽说清贫，但一家人过的其乐融融，特别是母子三人相互体贴、扶持、支撑。

“我刚下车不久才拐过弯……非要载我回来，瞧把他热的！”周韵带着笑，幸福、满足。

妈妈忙活着递毛巾让他洗洗，又问女儿饿不饿，要不先吃点垫垫。

一副温馨的生活场景，一张美妙的亲子关系图。

吴瀚辰，难以抑制的心扉，他重重阖上，严丝合缝，却不料在心灵的栖息地秘密耕耘，还是引起了一场战局。

关奇戒备，因为周韵。他从未对一个女孩如此上心、重心、倾心，有句话讲“一见钟情，二见倾情。”，这大概就是了。

没想到吴瀚辰介入，而且直接、汹涌，全然不打招呼。这唤起了他的斗

志,良性竞争、搏击、较量,有这样的对手,他感到充满乐趣,同时也感到刺激、残忍、寒心。

不容、不能、不允许自己服输!不仅仅因为一个女孩,爱情;还有自己,一个男人的尊严、志气、能力。

喜欢她,莫名的就那么喜欢上了,不同以往。

打电话相邀见面,她爽快地应约。关奇想到了可能的反应,无论何种情况,他自有招安良策。只是没料及,周韵此行的目的是要和自己撇清关系,话说得明白:“我们只是朋友,别无其他,希望不要让别人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有些事情当断则断,否则贻患无穷。这就是周韵,在纤柔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坚强、果断的心。她是觉得难为情、不好开口、伤人,但拖延只会使事情更趋复杂,最终伤害愈重……

关奇不这么认为,先入为主,外加上失落、落差、打击,一个箭头指向了另外的他,吴瀚辰。眉头渐渐聚拢,一个人坐在餐厅。

想到他双眉微蹙,周韵深感自责,也许她说得太直接、莽撞了?

“没关系的,他应该只是感到突然,跟设想的不一樣吧。”罗曼轻松表态。

“会吗?”她不放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吴瀚辰打电话给关奇,年前的那次相逢是该对他有所交代,直拨三遍,无人接听。兀自发笑,怎么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罢了,罢了,心如明月。

高校校园里,一群男孩子正在操场上打篮球。周正,快速而敏捷的动作,一双脚左攻右突,白色的球鞋在地面上灵活地挪动,似机敏的眼睛、蓄势而发的苍鹰。……

空中划过优美的弧线,皮球顺利入篮。男孩们击掌庆贺,人群更是发出热烈的欢呼,制胜的一球,扭转战局!

她,弯弯的眉毛下弯弯的双眼,不经意地内心激起波澜。周正,双目熠熠生辉,兴奋、紧张、激动、拼搏……她记住了他,醒目的名字,醒目的眼睛,醒目的投篮。

文清,大一学生。齐耳的短发,娇巧的鼻梁,一双眼睛宛似月牙,一如吴瀚辰幼年戏语:弯弯的月亮下弯弯的小船。

形象的比喻,很传神。

—
—

周韵、吴瀚辰、关奇，各怀心事。

她，无所适从。对吴，曾经的记忆，心事萦怀；对关，新近的故事，尴尬别扭。

一前一后，两个人的电话几乎等量打入她的手机。

“喂。”她说，是关奇。此一时，吴瀚辰被阻隔的信号显示忙音，占线。

“喂，打扰吗？”他的声音极富磁性，彬彬有礼。

“没关系。有事吗？”语音和婉。

“我想找你聊聊，希望见一面……”

两分钟后。“喂，你好！”

“你好。”他说，语调沉稳。“我是吴瀚辰。”

“你好，有什么事吗？”语气温和。

“我想找你聊聊，希望见一面……”

她都没有应允，需要冷静，想一想。

关奇，再接再厉，越挫越勇。他喜欢她，更何况其中因素有点杂。

吴瀚辰，固步自封，深明大义……

罗曼的馊主意，她也没有细想。未顾虑到双方的身份、两者的心绪、兄弟情谊……就近一家茶馆，吴瀚辰和关奇见到对方时都是一惊，怎么回事？鸿门宴吗，还是另有什么玄机？寥寥数语，罗曼携着周韵出现在他们身旁。真相立刻大白，如同阳光下的积雪，脆弱得不堪一击。“你们好！”罗曼率先招呼。

“你好！”关奇看看她，又冲周韵点点头。“你好！”

“你们好！”吴瀚辰说。心中掠过一丝风趣，转瞬即逝。

“来很久了吗？”她看他们，感到歉意。

“不，刚到。”吴瀚辰说。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她刚刚的一瞥明显分给他多一些。

周韵不自然地笑了，问关奇：“什么时候出差回来的？”

他知道他输了，在面前女孩的心里已经没有他，或者根本就从未有过，只是现在更清除干净。前几日出差回来，他们见过面，也是这样开场，随后她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们只是朋友，别无其他，希望不要给别人引起不必

要的误会。

别人？应该指的就是身旁的好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突然想到了曹植的哀怨表述……做人应该豁达一些不是吗？不如成人之美。

“有几天了。”关奇微微含笑，“瀚辰说来看你，捎带着我也一起了。”

罗曼向周韵望去，碰到吴瀚辰的目光，聚焦。

他是准备来向她说明情况的，年前机缘、合影照片、关奇误会。原想拨云见日，不料烟雾重重……好不泄气！不过，能见她，看到、感受，内心的安慰却远胜于失望。

有些繁复。事件，心理。

回家路上，周韵想到关奇的一席话化解重围，感激、迷惑个中深意？隐隐地，却又有所期许。

郑柱子见到那张照片，是一周后发生事端的当夜。

三人行，一个休闲娱乐会所。柱子说最近准备让春英过来玩玩，顺便给她添两件衣服……宋春英，柱子的同乡、校友、女友。

“那也不错，来了找周韵陪她一起逛逛、聊聊。”

“先谢啦，别说压马路的功夫还得服气女人。”举杯示意。

关奇一笑，“敬错对象了吧。”

柱子举目，诧异。

吴瀚辰抬眼，该来的总是要来，躲不过！自小的兄弟，他知道。一个激进，一个沉稳；一个好胜，一个敦厚；一个有胆有识，一个壮志满怀。

没有说破，然而胸中万马奔腾，激越澎湃。

终是喝高了，两个硬气的男生。

扛回宿舍，柱子请门口的保安帮忙搀扶关奇，他从出租车一侧架起吴瀚辰……并排晾在相邻的板床上，往日意气风发的形象荡然无存，像一对斗败的公鸡。

他说，不够义气！他说，坦坦荡荡！

他说，不该谦虚！他说，真真切切！

他说，不用高尚！他说，清清白白！

“什么程度，对于周韵？”柱子旁白。

“一见钟情，二见倾情……魂牵梦萦。”关奇发言。

“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吴瀚辰喉头涌动。

罗曼问周韵，“你和那个吴瀚辰有什么渊源吗？”

“什么？”她有意装傻。

“别想蒙混过关，我见他看你的眼神不对，还有你，有点怪怪的哟！”

诈诱，她懂。“别联想丰富了。”

一夜同眠，心无芥蒂，化干戈为玉帛。关奇心念反省，该做些什么呢？回到家中，妈妈脸上显现不悦，惯常性的夜不归宿，让母亲对这个儿子产生看法。勉强交流，他回屋睡觉。

周正课余打工，返校。途中，看到一个女孩，齐耳的短发、齐眉的刘海，小巧的鼻子微微向上翘着，活脱脱一个陶瓷娃娃。红灯，斑马线旁傲然停下车，他知道她看到了，“一二三”心中默数，猛然回头正和她的眼神相撞。

文清连忙低头，但两片彩云早已挂上树梢。周正好笑，见她满脸的娇羞，甚是可爱，想到另一个准确的形象，小丸子，樱桃小丸子。

渐渐接近，文清有点不敢移步了。周正则原地不动也不看她，心中更感到有趣，这个女孩可爱至极！

因为他，她恋上了篮球，常常去校体育馆观战。

关奇约周韵、罗曼吃饭，周韵本来推辞的，他特意提到了罗曼、郑柱子和吴瀚辰，周韵不好再说什么，同意了。

由晋级转为退役，由运动员升格教练员，由直接参与变身幕后操纵。他喜欢、欣赏最后的说法，带有自嘲。

“do, doing, done!”罗曼说，“时态转换迅捷。”

“这个人很明快、开通。”周韵说。

“或者多变、随心所欲。”罗曼攻击。

关奇了清前因后果、始末缘由，相较于瀚辰的克己、无私、大度，自己显得窄仄，缺乏风度与气量，于情于理于事于人，都应如此！当退！

对于吴瀚辰，关奇的美意，他自然清楚。只是领情、发力并不代表就能进入太空领域，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自己确实伤害了她，人的心是一种脆弱而微妙的物质，讲不清为什么，就那么清晰地展露了。他感到罪孽深重。

周韵，不用罗曼点拨，她已看清这是兄弟之谊。追本溯源，亦当如此……

饭桌上三个男生紧邻，关奇居中。留好的两把椅子给女主角和助理，但戏剧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趣味性，联想到陈佩斯的著名小品《主角与配角》，罗曼坐在了本当周韵的位子上（吴瀚辰一侧），周韵毗邻相连郑柱子。就像看到陈佩斯身穿军装的滑稽姿态，关奇突然觉得可乐，特别是面前的这位螺丝、螺母，缺乏眼力见儿！

“怎么了，我有什么不对劲？”罗曼直视他的目光。

“有吗？”关奇眼神飘忽，神态自若。

一种气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磁体，众人反倒笑起来。

吴瀚辰问周韵，上次的审批文件有没有什么疏漏？

她表现得谦逊、温婉，含蓄。“全面、完备、齐整，谢谢！”大家风度，让人